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岩波◎著

成色

长篇小说

一枚翡翠扳指
一阙岁月传奇
一个用财富连接的人群
一个用生死解释的故事
这出生入死的讲述者
这瞠目结舌的聆听者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在人与人生之间
你们是否真的
看懂了领悟了
彼此的成色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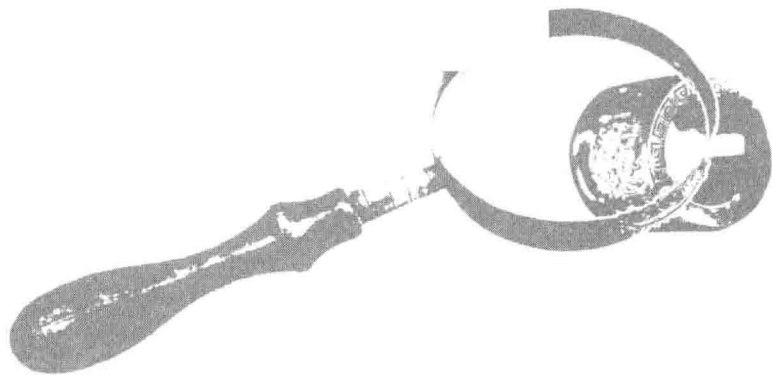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长篇小说

成色

岩波◎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色 / 岩波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5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138 - 5

I. ①成… II. ①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581 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5 字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翡翠扳指拍出天价	1
第 二 章	日商野崎信野其心	19
第 三 章	有心人梁海涛设计	36
第 四 章	米栈老板喋血海河	60
第 五 章	蓝衣社猛将暗涌动	78
第 六 章	两报人亲日遭诡杀	96
第 七 章	翡翠扳指如日中天	114
第 八 章	何梅协定后患无穷	134
第 九 章	米栈后人笃定复仇	153
第 十 章	伪满洲国溥仪索宝	173
第十一章	神秘人星夜送密函	191
第十二章	形势险恶歪打正着	212
第十三章	无奈的人无奈的事	232
第十四章	梁海涛携款离津城	251
第十五章	翡翠扳指究竟属谁	270

第一章 翡翠扳指拍出天价

自从有了和谐号城际列车以后，天津至北京的一百二十公里距离，被缩写为三十分钟，以小红字的方式时而跳动时而停歇地屈居在每节车厢尽头悬挂着的横条型荧屏里。

梁雨欣急如星火。梁雨欣火烧眉毛。幸亏城际列车速度快！

按说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女人应该是沉静的，是恬淡的，是吃过见过因而处乱不惊的。尤其一个文质彬彬戴着金丝眼镜的风姿绰约的文化人，应该更加稳重，才是常态。而眼下的梁雨欣却眉头紧锁，嘴唇紧抿。因为事情紧急，所以她不能不急。

梁雨欣是天津人，长期在北京上班，是一家报社的社会版主任记者，所以，每个星期都要坐一次城际列车，看望天津的父母和回京居住。但她这次回北京不是因为上班，而是接了年近八旬的父亲来北京参加天籁国际拍卖公司的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更准确地说，是请老父亲看看此次天籁春拍预展中亮相的翡翠扳指是不是爷爷当年经手过的那枚。老父亲早先说过，爷爷曾经围绕翡翠扳指发生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血与火的故事，只可惜老父亲没有把爷爷说过的话形成文字，只是变成一个概略的传说。老父亲说，如果那枚扳指存在，便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

如此说来，这枚扳指根本就不应该进入拍卖会，不应该进入流通领域！

梁雨欣是在天籁公司送交一份春拍预展稿件的时候知道翡翠扳指这件事的。稿件中对这枚翡翠扳指的介绍与老父亲过去的讲述基本一致。她在预展的那天赶过去看了那枚扳指，葱心绿，晶莹剔透，

没有一丝瑕疵，行家叫一汪水儿或一口气儿，“种”十足的老，“水头”十足的好，的确是上上佳的佳品。当时梁雨欣就想回天津把老父亲接来一睹此扳指的风采。但因为报社有事被耽搁了，她只能在天籁春拍开拍的这天将老父亲接来，亲自到现场参加拍卖会，届时目睹一下这枚被爷爷讲述过多次的扳指的庐山真面。

天籁公司的稿件上说，这件“翡翠扳指”来自清宫廷，乃乾隆之后嘉庆皇帝之物，相传大臣和坤倒台在和府抄家所得，后经宫中太监之手流于民间。和坤的利欲熏心和贪得无厌空前绝后，嘉庆皇帝早就想除掉和坤，只是因为太上皇乾隆喜欢和坤，嘉庆便没法动手。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驾崩，正月十三嘉庆帝便宣布了和坤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一下子竟抄得白银八亿两。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也不过七千万两。和坤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十二年的财政总收入。“和坤跌倒，嘉庆吃饱”的俚语便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一传就传了几百年。这枚扳指来自和坤贪占的财产，被嘉庆帝接手后一直视为珍品戴在手上天天把玩。后来是因何流落到太监手里，又流落到民间，天籁公司不得而知，梁雨欣自然也不得而知。

还没有稳住心神，城际列车已经到了北京南站。梁雨欣立即搀起老父亲下车，然后打的驶出北京南站，按照天籁公司指定的地点，来到东三环巍峨的气势泱泱的国贸大厦的多功能大厅。因为路上堵车，迟到了一刻钟，拍卖会已经开始。梁雨欣对门口保安亮出记者证以后搀扶父亲进入会场，坐在了最后一排。前面一件拍品是齐白石的画作《虾》，前台背景幕布上打出了齐白石原作的照片，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其画作的风采。最后以两千八百万元成交。梁雨欣和老父亲对齐白石的作品并不上心，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那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急于知道的，就是那枚翡翠扳指会不会上这个拍卖会，以及会拍出多少钱，还有，原先持有扳指的人和眼下买下扳指的人究竟姓甚名谁。

想不到下一个拍品就是翡翠扳指。一个穿红缎子旗袍的年轻漂

亮的女服务员端着托盘娉娉婷婷走上前台，将托盘里一个不太大的蓝色锦盒呈给拍卖师。戴着雪白手套的拍卖师接过来，将盒盖打开，倾斜着锦盒将里面的翡翠扳指向所有观众展示。此时梁雨欣注意到拍卖师挺括的藏青色服装，单排两扣，平驳领，下摆园角，两只暗胸袋，袖口假眼四个钉看扣四粒，两边双开衩，既十分养眼，又与其梳理得十分熨帖的头发和笑吟吟的面容十分搭调。背景幕布及时打出了翡翠扳指放大了若干倍的清晰彩图。扳指的绿颜色十分鲜艳，外观光洁圆整，没有一丝损坏和瑕疵。

拍卖师口齿伶俐地简单介绍了此扳指的历史传承，便从三百万元起价开始拍卖。

“三百万，有没有？”

会场上的三四百个座位里一下子有三十几个竞买者快速举起了牌子。看起来这都是懂行的人，因为他们那么快速，几乎没有思考。这个情况自然提示了拍卖师，他立即就把价格调高了。

“四百万，有没有？”

三十几个人继续举起牌子。

“五百万，有没有？”

这些人继续举牌子。

“六百万，有没有？”

拍卖师不厌其烦地叫卖，举牌者不厌其烦地举牌，似乎与拍卖师有着某种默契。最后一直叫到“三千万”的时候，仍然有两个人在举牌子。

“三千一百万，有没有？”

还有两个人举牌。

“三千二百万，有没有？”

会场上只剩一个人举牌了。梁雨欣注意到，其号牌是96号。

“三千三百万，有没有？”

没人举牌。

“三千三百万，两次！”

不再有人举牌。

“三千三百万，三次！”

仍旧不再有人举牌。

“祝贺第96号竞买者，三千二百万成交！”

拍卖师举起手里的木槌，“啪”的一声脆响，砸在手边小桌上的托板上。一锤定音。会场里猛地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似乎对这个“三千二百万”的天价很受刺激。漂亮的女服务员端着托盘拿走了翡翠扳指，换上新的拍品。

老父亲眯起眼睛看着前台，语气十分肯定地对梁雨欣说：“从其文字介绍，和现场实物看，我判定这枚扳指就是你爷爷讲的那枚扳指。”

梁雨欣问：“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老父亲道：“到后台找他们主办单位去。”

两个人遂来到后台办公室，找到了主办方领导。结果主办方领导说：“你们有话可以到天籁公司去讲，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的工作。今天有一百多件拍品需要拍卖，时间很紧。现在的拍卖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不能分心。”

他们正要离开，恰巧“96号”竞买者来到后台办理交割。梁雨欣急忙客气地拉住“96号”，掏出记者证示意了一下，问：“请问先生，您贵姓？”

“96号”很不友好地说：“问这个有意义吗？他们愿意卖，我愿意买，众目睽睽，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梁雨欣道：“问题倒是没有，我只是想知道您的尊姓大名。您经过这么多轮竞争以后竞买成功，毕竟值得祝贺不是？”

“96号”鄙夷地撇了撇嘴，说：“你是记者我也不想说出我的真名实姓。你即使去问拍卖公司，人家有明文规定，为竞买者保密，也不会告诉你。”

此时梁雨欣的老父亲在一旁咳了一声插了话：“我说你这位兄弟，说话别这么冲。这枚扳指后面有故事，是涉及抗战的。”

“96号”仍然态度生硬地说：“抗不抗战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来参加竞买，是遵从我们公司老板的指令，是代表我们老板。你们问我姓甚名谁有什么意义？竟然还扯上什么‘抗战’！”

梁雨欣强作笑颜，正要驳斥他，老父亲却抢在前面再次开口了：“我说96号，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你对抗战有意见是不是？怎么一提抗战你就来气？没有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能有你的今天吗？”

“96号”更加来气了：“你们甭给我上纲上线！老实告诉你们，我现在就在日资企业里当雇员，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我没生在战争年代，我对日本人没有成见。谁给我开工资我就给谁干。我就是小小老百姓。我天天得为衣食住行奔波。没工夫跟你们磨牙。对不起，请让开，我要办交割。”

梁雨欣还是勉为其难地做出笑脸，说：“我理解你，咱们还是坐下来好好谈谈，然后你再办交割不迟。”“96号”却非常不耐烦地一把拂开梁雨欣，径直往屋里走。此时老父亲就火冒三丈了。按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越矩”，年近八十的老父亲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火气，怎奈他对他的父亲——梁雨欣的爷爷感情很深，对爷爷曾经经历过的血与火的年代没法忘记，甚至十分纠结。他一把扯住“96号”的胳膊，说：“我想不让你办交割，你就甭想办！咱们先到北京市文物局去一趟，听我把这枚翡翠扳指的来龙去脉说说，人家让你办，你才能办！”

“哎哟喂！”“96号”非常无奈地闭上眼睛，一声长叹。这时天籁公司的领导走过来问：“怎么回事？你们在这里吵嚷什么？难道不知道我们在工作吗？”

“96号”见来了救兵，急忙诉说了自己想马上办交割，而梁雨欣这两个人死缠住不放的情况。天籁公司领导见此也有些无奈，把这三个人领进另一间屋，说：“这间屋是专供讨论的小会议室，你们谈吧，谈好了咱们再办交割。免得把老先生急个三长两短的。”

三个人便进了小会议室，这间屋十五六平方米，屋子中间一张

长桌，长桌两边相对着有十几把椅子。他们隔桌相对着坐下了。“96号”鄙夷地看着梁雨欣和老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日本“七星”香烟，摆在面前，又掏打火机。老父亲率先开口道：“你先看看墙上的小牌子，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可以抽烟！”

“96号”果真抬头看了一眼墙上，墙上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吸烟”。“96号”仍然把打火机掏出来，压在香烟盒上，说：“我只是把烟掏出来，在口袋里搁着咯得慌，我并没有抽。您甭盯住我。”

但“96号”嘴上这么说着，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从烟盒里弹出一根烟来，放在鼻子底下闻着烟的香味儿。也罢，只要他不点燃，愿意闻就闻吧。老父亲道：“现如今屁股指挥脑袋是个常见的现象，你因为吃的是日资企业的饭，所以反感我们谈论抗战。但我现在非常明确地告诉你，我不反对你在日资企业工作，但我有义务让你知道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伟大意义！”

“96号”紧皱眉头，一只手拿着烟，另一只手就抓起了打火机：“您如果跟我讲抗战，我就抽烟，否则，我没法忍受您的乱七八糟的一家之言。”说着就要点烟。

正当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吵吵嚷嚷的大嗓门说话的声音，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高声叫着：“我是这枚翡翠扳指的真正继承人！我找这枚翡翠扳指已经找了几十年！请你们立马告诉我，卖主是谁；也请你们立马停止对这枚翡翠扳指的拍卖！否则我要起诉！”

梁雨欣听到外面吵嚷，急忙站起身来往外走。这个情况对她来讲更加突然，而且措手不及。“96号”见梁雨欣出去了，他也没有兴趣面对老父亲坐着，便也跟着出去了。梁雨欣来到楼道里，看见一个五十开外的男子，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很有身份的样子，然而，其无比激愤的架势又让人感觉他胸无城府。天籁公司的领导还是把这个人推出屋子，说：“我们公司拍卖每一件作品，都是和卖主签过合同的，我们卖与买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活动，并不会因为你们一两个人的反对而停止交易。你们愿意起诉就起诉去吧。”

中年男子急赤白脸道：“你这叫什么态度？难道连一点不同意见都听不进去？你们只想着赚钱，连是非曲直都不分了？”

天籁公司的领导说：“你只是猜测这枚翡翠扳指属于你对不对？你并没有十足的证据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拍卖就要继续拍卖，该办交割就要办交割。”

中年男子大叫一声：“你们不能这样——”话没说完，突然两眼紧闭腿下一软，就向地上摔去。梁雨欣眼疾手快，一把抄住了中年男子的腋窝，但因为力气小，还是让中年男子倒在了地上。显而易见，中年男子急得昏过去了。也许是中风，也许是心脏出了问题。在天籁公司领导的临时办公室门口发生这种事，公司领导就没法无动于衷了。他急忙来到屋里抓起电话拨打120。当他把地址和事由向对方讲完撂下电话，又招呼“96号”赶紧办交割。

梁雨欣见此也气愤起来，已经倒地昏迷一位老兄了，你们天籁公司怎么视而不见仍然急急办什么交割？把这位先生急成这样必然是有原因的，你们怎么能视若无睹？梁雨欣让老父亲看护倒地的先生，她迅速冲进屋，拦在公司领导和“96号”中间，说：“我以一名中国堂堂正正的国家级大记者的身份，再次郑重其事地阻止你们办理交割！我不是不允许你们办交割，而是要你们听听那位先生的意见，然后再办交割。现在的情况是人命关天，究竟你们赚俩钱重要还是救人重要？”

梁雨欣的一番话掷地有声，一般人见此都会暂时罢手，而“96号”却一意孤行，根本不买账，他说：“我管你是什么大记者，你不让我办交割，你给我发工资？我年薪三十万呢，你给得起吗？再说了，救人，救什么人？我跟那个人素不相识，八竿子打不着，凭什么救他？再说了，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让我怎么救？人家天籁公司的领导已经打了120，这就行了，你还纠缠我干什么？”

梁雨欣皱着眉头回了一句：“怎么救？你暂时停止办交割就等于救了这个人！”

“96号”也立即回了一句：“你甭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我又

不是雷锋，我不吃你这一套！”

梁雨欣感觉“96号”实在不可理喻，便径直走到天籁公司领导跟前，夺下他手里的合同，说：“我不跟他废话了，我提醒你吧——自古以来，‘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没有好结果。聪明人在眼下这个节骨眼就应该缓一缓观望一下。和‘96号’办什么交割？你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这句话起作用了，天籁公司的领导终于停住手，把合同退给会计，让会计锁进保险柜，又对“96号”说：“咱们办事要知进知退，明天你再来办交割吧。”

“96号”还要争执，这时楼道里响起噼里啪啦的脚步声，120到了，三个救护车上下来的抢救医生拎着担架跑到了近前。一个医生一见情况立即对蹲在地上的老父亲说：“老大爷，您再坚持几分钟，一定不要撒手，不要晃动，现在病人非常危险！”然后这三个医生就快速打开急救箱，拿出听诊器听病人的心脏，摸手腕的脉搏，做心电图，最后初步诊断为中风。三个医生小心翼翼地将病人搬上担架，两个人抬了起来，另一个没抬担架的医生问梁雨欣：“你们谁跟着我们跑一趟？门诊、住院都是要交钱的。”

梁雨欣便扭脸看着天籁公司领导，天籁公司领导又扭脸看“96号”，但“96号”根本不愿意搅这个浑水，急忙躲开大家视线溜了，一出屋门就一溜小跑下楼跑掉了。明眼人都知道，他怕病人赖上他。当然了，如果真要“赖”的话，更有可能赖上天籁公司领导。

这时，天籁公司领导也想撇清自己，说：“你这位女士是热心肠人，你干脆好人做到底，跟着跑一趟医院算了，发生费用你先垫上，其他事回头再商量。”

梁雨欣此刻头脑非常清醒，天籁公司领导肯定是想赖账。你那边把费用垫上了，算谁的？你再回来找天籁公司吗？天籁公司会说“这个人发病是他自己的事，与天籁公司毫无干系”，所以一分钱也不会掏。即使为此再打官司，也是非常麻烦、能把活人拖死的事。况且，梁雨欣口袋眼下并没有太多的钱。

看着他们面面相觑动心眼儿犹豫不决而没有行动，120的医生就急了：“现在病人急需抢救，一刻千金，时间就是生命，你们难道连让谁跟着都决定不了吗？如果没人跟着，我们就把病人放下了！”很显然，120的医生也想退套儿了。没有人跟着付钱就把病人拉走，这种事120医生根本不想干。

天籁公司领导却仍然犹豫不决，似乎他看到了未来有可能是个付费的无底洞，所以，闭紧了嘴唇一言不发。梁雨欣虽则是女同志，此时也急得掐住自己的额头在楼道里乱转。老父亲是个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党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迫使他在这个节骨眼不能不表态。他咳了一声说：“我口袋里有三千来块钱，梁雨欣口袋差不多也有三千块钱，医生，你们看，是不是能先应付了？”

梁雨欣道：“爸，现在要先把丑话说在前面——这位先生病倒，是因为和天籁公司争执，而不是和咱们争执。这一点必须叫应了！”

天籁公司领导一听这话，急忙抢过话头：“女记者你这话可不对呀，按你这意思，是我们天籁公司导致这位先生病倒的？”

梁雨欣道：“你先确定一点，他是跟谁发生争执？是跟你还是跟我，或者我爸？”

天籁公司领导一时语塞。他无言以对，120医生就抓住了契机，说：“我们听明白了，这样吧，我们先把病人拉走，老大爷和女儿的六千块钱也可以先应付一阵子的，回头有什么话，大家再研究。”

没办法，梁雨欣带着老父亲跟着120医生走了。临走，梁雨欣要了天籁公司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起初他们还不想告诉，梁雨欣道：“你是不是想逼着我给你们写一篇啊？”这样，天籁公司领导才把电话号码告诉梁雨欣。

在急救车里，医生给病人的嘴上扣了氧气罩，一直在给病人输氧。汽车也开得又快又稳。问题是北京的街道这几年塞车塞得厉害，120一直响着“呜哇，呜哇”的笛声也不管用。只能随大流排着队走。

人们谁都想不到，其实“96号”并没有走远。他就在国贸大厦

的楼下大厅门口站着，一直在等担架下楼。当他看见三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抬着担架下楼来了，而且，梁雨欣和老父亲也跟下来了，他便心中窃喜，悄悄藏在暗处等着他们出去，待到那一干人出了国贸大厦的大门，上了120汽车，他便快速从暗处走出来，坐电梯上楼来到天籁公司临时办公室。

此时，天籁公司的领导正在细细欣赏那枚翡翠扳指。他把翡翠扳指拿在手里反复观看，越看越感觉“96号”有眼力，这枚通体绿艳艳、光滑温润的扳指实在夺人眼目，让人爱不释手。这位领导突然改变了主意，他不想和“96号”办交割了。他要找个合适的理由说服卖家，以略低一点的价格卖给天籁公司，然后找机会转到自己手里！天籁公司是民营企业，股东有十来个，而他是最大的股东。他有资格也有办法把这枚翡翠扳指弄到自己手里。他突然拍了自己脑门一巴掌。“嗨！”我这个糊涂虫怎么昏头昏脑地只是想着给公司赚钱，然后安安稳稳拿年薪，怎么就没想到给自己搂点好东西呢！

天籁公司的领导叫侯家胜，年近六十，身材肥胖，完全秃顶，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脸上总是油光光的好像时刻在出汗。女会计叫马万芳，是个三十来岁的大龄姑娘，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只因为自己手里有些财产，总感觉来相亲的小伙子都是奔着她的钱来的。因为天籁拍卖公司非常知名，对方一听说是天籁拍卖公司的会计，连博士生都没有不同意跟她牵手的。越是这样，她便越是慎重。而她的所谓慎重，其实就是拖延，就是犹豫不决，就是婉拒。于是，十个就有十个谈不成。她见侯家胜在专心致志地观看那枚扳指，就以知心人的角色劝告道：“侯总，你没看出来吗？围绕这枚扳指的是是非非和风风雨雨才刚刚开始。赶紧出手方为上策！”

侯家胜轻轻抚弄着扳指道：“哎，这话不对，正因为玩意儿好，所以才引来是非。”他还想说咱们应该想办法把东西截留下来，但话没说完，“96号”突然出现在眼前，他表情紧张，几乎有点鬼鬼祟祟的样子，说：“那几个是非人走了，咱们赶紧办交割吧！”

侯家胜急忙转过脸看着“96号”，暗想，这枚翡翠扳指看起来

还真是物有所值，买家竟然迫切到这种程度，便故意打岔说：“你怎么进屋连门都不敲一下？至少也得咳嗽一声吧！拿我们办公室当马路哪？”

“96号”涎着脸说：“咱们不是已经变成客户关系了吗？客户就是上帝是不是？跟客户就没有这么多讲究是不是？”

侯家胜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来，软中华，弹出一支递给“96号”——其实侯家胜根本不抽烟，但他时时刻刻在口袋里装着一盒烟，每到需要应酬的时候，便掏出烟来。“96号”自己也带着烟和打火机，所以就兀自点上，还问了侯家胜一句：“你怎么不抽？”

侯家胜道：“我刚抽完。”其实他根本就没抽，他看着“96号”贪婪地一大口一大口地抽着，“你也甭这么着急了，事关这枚翡翠扳指，需要咱们大家一起冷静面对。”

“96号”的表情猛地僵住了：“国家的管理条例和你们公司的具体规定可是写得清清楚楚，既然拍卖成功，就不能随意改变。”

侯家胜道：“你没注意到吗？我们公司的具体规定里面有一条，是‘遇到不可预见和不可抗拒的因素时除外’。现在我们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一个是死缠滥打没完没了的国家大报的记者，一个是差点没死了人的不速之客，这些都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你说说看，我们还能铤而走险吗？”

按说侯家胜的这番话说的是实情，但凡头脑冷静的人都不能不考虑。但“96号”今天似乎头脑十分不冷静，说是出现了混乱也未可知。他对侯家胜的这个口径显然不能接受，但他没有继续搅乱儿，而是突然腿下一软，单腿给侯家胜跪下了，一下子让侯家胜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应对，连坐在一旁的马万芳也诧异地目瞪口呆。只听“96号”说：“我求求你们天籁公司了！我们公司是日本企业，我们的老板就是原装的日本人，现在他们正在考核我的工作业绩，将对我的去留和年薪的等级做出新的决定——老总，我求求你了，看在咱们都是中国人的分儿上，成全我吧！”

侯家胜皱起眉头，这件事还真是让他难办了。他已经工作了将

近四十个年头，可以说阅人无数，经历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事件、案例数不胜数，却从来没遇见过今天这种情况。会计马万芳见他真的为了难，便悄悄走过来扯他的衣袖，那意思是“就坡下驴”。侯家胜对这一点很明白，但他不愿意这么做。或者说，他不可能这么做。不论从哪方面考虑，眼下都不能和“96号”办交割。

侯家胜把“96号”扶了起来，说：“你别跪着，先起来，有话慢慢说。”还给“96号”拉过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又说：“你今年有四十吗？咱们扯扯家常。”

“96号”已经急得要哭了，说：“我今年三十九岁，您甭跟我说这些不沾边儿的话，咱就说办交割的事。明明是我按正常规则和秩序拍下了翡翠扳指，你们硬是不给办交割，竟听信旁人的谗言，擅自违约。惹急了我可是要起诉你们的！”

侯家胜道：“小兄弟，不是我跟你‘拍老腔’，你确实还年轻，经过见过的事情还少。就说你要起诉这件事，你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拿什么起诉？”

侯家胜说这番话是不太在理的。拍卖会的现场是有两台固定的摄像机拍摄全程的，怎么会没有证据？但那两台摄像机全是侯家胜安排的，他想抹掉拍卖翡翠扳指的过程只是一句话的事。所以，他胸有成竹，敢于和“96号”叫板。但“96号”确实是有备而来的，他听了侯家胜的话不仅没有失望，而且眼前一亮：“您想要现场录像吗？我的一个兄弟已经用800万像素的苹果手机录下了我竞买翡翠扳指的全过程！”

天，真是怕什么有什么！侯家胜一时间也十分气馁，但他不能退缩，退缩的结果是加倍的被动。后来会发生什么，真是难以预料！于是，侯家胜说：“你们的日本老板叫什么？今年多大岁数？来中国几年了？”

“96号”眨眨眼睛道：“你问这个干什么？难道你要亲自找我们老板谈谈？”

侯家胜道：“小兄弟所言极是，我正是要找你们老板好好谈谈。”

我要为你开脱出来，不能让你在这件事上受委屈，生意不成情意在。我还想跟你们老板交个朋友，以后有了好的拍品我会继续向你们老板推荐。如果你们老板确实喜欢中国的古董玩器儿，那好办，我们天籁公司每年的春拍和秋拍两季拍卖会，都要有几百件拍品过手，而且保证是真品！”

“你不是糊弄我？”“96号”睁大了眼睛，定定地看着侯家胜。侯家胜又从烟盒里弹出一支烟递给“96号”。

“我现在就陪你去见你们老板，怎么样？”

“96号”喜不自禁，脸上马上有了笑容，两手抖抖地点上烟，激动地猛抽一口，使劲地“噗”吐出一口浓烟，似乎吐出了积郁在心的全部焦虑，道：“说走就走，我先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

“96号”立即到楼道里去打电话。而侯家胜不得不到隔壁安排副总经理和会计继续操持接下来的所有成交的拍品的交割。天籁拍卖公司有明文规定，可以在竞买成功的当天办理交割，也可以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三天之内都有效。除非遇到极其特殊的情况，否则，违背这些规定将被告知竞买无效。凡是真心竞买的人，无疑都不愿意违约。

侯家胜和“96号”坐上了天籁公司的总经理专车，一辆擦得锃光瓦亮、排气量为2.4的黑色奥迪。“96号”坐在舒服的羊皮座上，鼻孔里立即闻到了车里时时散发的一股淡淡的法国香水气味。他就不能不看一眼司机，一位二十多岁穿着藏蓝色职业装翻着白领子的年轻姑娘。汽车的档次不高也不低，司机的职业装束也很让人放心，这一切，都是侯家胜的精心安排。“96号”感觉非常舒服，表情欣喜，姿态懒散地仰靠在柔软的羊皮靠背上。他的神情和姿态反映了他此时的心态，几乎所有坐上这辆车的人都有的心态。侯家胜暗笑了。

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是要在方方面面进行精心设计的。“96号”非常惬意，接下来，就会和侯家胜产生默契的配合，要说服日本老板，似乎也成竹在胸了。